

建國全經

錢端升著

民國圖書出版社印行

建國全經

錢端升著

民日書出版社印行

建國途徑

元一幣國價實冊每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著作者 錢端升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支社：

全國各省市
及南洋等埠

徑　途　國　建

著　升　端　錢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月三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序

在二十九年的冬月，我嘗在今日評論發表過關於建國途徑的七篇文章。這七篇文章包含頗廣，無論政治，經濟，教育，外交，均有所論及。然而他們都有一個中心目標。這就是怎樣在短期內完成新中國的建設。我的理想不算低，但同時也還是可以實現的理想。

我今將這幾篇文章依原文彙印成書，而以「建國途徑」為總題。建國途徑誠有切實討論的必要。引起切實的討論就是我去年寫文今年又彙印的目的。

錢謙升昆明，三十年九月。

建國途徑

序

建國途徑

目次

一 我們的任務

——國家今後的工作與責任——

二 政治制度

——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 ······ 九

三一黨與多黨

一 級興多黨

四 自由新論

論白由

建國途徑 目次

二

五 經濟政策

——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 ······ 三六

六 教育政策

——我們需要的教育政策 ······ 四四

七 世界政策

——我們需要的世界政策 ······ 五二

建國途徑

我們的任務

——國家今後的工作與責任

世界最近的動盪引起了不少關於我國今後政治制度，經濟的結構，與對外政策，應如何以求適應的討論。當局者關心這些問題；論政者關心這些問題；青年有為之士更關心這些問題。然而要對這些繁複重大的問題得些切實中肯的討論，我們首須確定我們國家今後若干年內應做的工作與應負的責任。知道了我們的工作與責任，然後可以決定我們應有的制度與政策。

我們今後若干年內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責任 簡括說起來，不外抗戰與建國。兩者是相關的。不抗戰則無國可建。不建國則抗戰即使獲了

勝利，這勝利也只是極短期間的勝利，難以永久；因為世界尚是一個強凌弱的世界，所以建國之「建」字決不能脫離了國防的意義，建國也很可視為抗戰的延長。

由上之說，我們首應牢記：抗戰與建國很難截分，抗戰時須即建國，建國時或又須抗戰。

如強分之，則在抗戰期內我們先後有兩大工作須加以完成，建國期內有三大工作須視為特急。抗戰時期的兩大工作，一為抵抗日寇本身及助日為虐加害於我的其他敵人，二為戰後的善後工作。建國時期的三大工作，一為國防的充分佈置，二為國富的努力增加，三為人民民族意識與大同理想的普遍灌輸。

抗戰的工作我們已進行了三年有餘。無論這工作尚須多少時候才可完成，我深信我們必可圓滿的完成。惟在抗戰的過程中。我們或尚須經過短時期比過去更艱苦的境遇。在過去的三年餘，英、美、法，固然始終沒有能如何助我，但他們牽制日寇的作用始終存在，始終沒有消滅過。如一旦戰事擴大；日寇與英與美與法屬安南作戰，則在英美等

能以全力與日周旋以前，日寇或可一度在遠東橫行無忌。在那一剎那間，我們的處境難免比現在或過去更感困難。但戰事擴大的局面不特最後有利於我，或且是勢所必至。既然如此，我們只有二事可做。一是加強國內抗戰實力，庶幾在那危險的一剎那間，我們可無所懼。二是竭力調和美蘇間與英蘇間的不睦。如果日寇與英美作戰時，蘇聯可以援助英美，則日寇將始終無橫行遠東的可能，而短期的危險也可避免。就現在英美蘇的關係而言，英一意承歡美國，美有所求，英無不應。故美蘇睦，則英蘇更必可睦。美蘇間除主義外無衝突；今時美疾視德日，亦畏懼德日，共產主義已不足為美蘇交歡之梗。我常說，我們萬不可妄自菲薄，菲薄我們自己的國際地位。我們在抵抗侵略的十字軍中是本擁有相當的領導權的。我們不患無地位，而患不善用。對於聯絡並調和美蘇的責任，我們應有「舍我其誰」之概，才可對得起我們自己。

戰後的善後工作，其困難將不在抗戰本身之下。常人總是共患難易而共安樂難。故戰時團結易。而平時團結難，戰時力大，而平時耐力小。這是善後時期心理上的困難

。而且我們的善後時期或者也就是世界的善後時期。我們是承兵燹之後，世界或者也是承兵燹之後。我們窮，世界或者也是窮，身貧無門，我們只有靠自己。這是善後時期物質上的困難。有此兩大困難，我們對善後不應具一種當人所具的心理。我們曰禱善後為戰時另一個階段。再引伸言之，在中國一日沒有達到達可以實現大同退可以抵禦任何強敵的地位以前，我們一日應以在戰時自喻。

善後時期既然不是苦盡甘來的時期，我們不應對戰區的破壞，流亡的人口，內移的機關，以及其他等等，求消極的恢復，而應對整個國家作積極的調整。今舉數例言之，首都的交通部已被燬於敵。交道部回京後，勢必有星方能辦公。然與其靡費鉅資於另建新廈，毋甯覓一平常屋舍作為部署，而以鉅資投於建設事業。又軍興後，沿江海人口之內移者當有千百萬。此類人民在原鄉的工作，大抵或已有人代替，或已根本消滅，而在內地則又大抵有所工作。故與其助之戰後東遷，毋甯增厚其保障，鼓勵其留居內地，以從事各種生產事業。沿江海的工商文化機器內遷者亦不計其數。其中固有非遷回不可者

，但亦多可以不必再遷者。我們如放遠眼光，則戰後的中國本是一個簇新的國家。在簇新的國家中，人口及機關均應有一新的分配。要有新的分配，則當政者必須具有新的看法及大的權力。如果當政者缺乏眼光，而以恢復原狀為善後的不二政策，則心理困難固無法解決，而物質困難亦未必消滅。

建國工作之一為佈置國防。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抗日勝利後，不特日人再度侵略的危險未必消除，世界的和平更未必樹立。此次中日之戰，如無其他國家參加，則日即退出我國的領土，固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如中日之戰與歐戰混而為一，則中國勢必與英美站在一方，而日則將與德義相盟。這樣的大戰之後，如德義等勝，則我須於十分隱忍中急求國防的建立。如英美等勝，則英美未必遂能創造世界和平，故建立國防仍為要務。如西方不決勝負而停戰，則戰事之重來自是照顧閒事，故建立國防更為急務。換言之，戰局無論如何解決，國防總是必要。

上面已經提及善後時期物質上的困難。如善後尚且有困難，則建立國防自更有困難。

。現代的國防本極費錢，以我國疆土之廣，鄰國之多，海岸線之長，以及空軍的微弱，海軍的不存在，整軍經武自將耗費不可思議的鉅資。鉅資既不易借，則惟有自籌。但吾本是窮國，又加以戰後，自籌談何容易？是以國富的努力增加實為建立國防的基礎工作。有了一文錢，然後能有一分國防工作。多一文錢，即是增加一分國防工作。

國富與民富決不能分開。民富然後能國富，人民多不一錢，即國家多一文錢。是以建國期中增加國力的工作應以增厚民力為捷徑。必人民間有最大可能的平等，然後生產力可長。必人人能直接或間接從事生產事業，然後民富可增。必人民竭力節約，然後國力可裕。大概我國戰後的經濟建設必須循蘇德過去數年所走之路。我們以資源農產換取他國的機器。得機器而後，復佐以勞工，然後有工業出品。有工業品而後，然後可言國防。復以特有的產物及若干種製造品換取其他的必需品，然後國防用品或可無缺。

在上述增加國富的過程中，人民將多勞作而少享受。何以多勞而少獲？則因我們須

以增加的物力用於國防。但我們如要求一班人民作諾大的犧牲，則社會中固不能容許有牟利者，而政府中更不能容許有箋尊處優者。「不患貧而患不均」這句古話，尚須有「不患苦而患不均」一句話來做陪襯。但要做到貧富均，苦樂均，則當政者固須有超人的聰明，而政府亦須有極大的權力。

上述增加國富工作的成功，更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當政者有大魄力，二是於短時期內完成。當政者如無大魄力，則兵燹後民窮財盡的國家實在談不到大規模的建設。當政者如無大魄力，則決不能領導國民作大規模的建設與犧牲。當政者如無大魄力，則工作決不能於短時期內完成。這些工作如不能短時期內完成，便永不能完成。吳之椿先生在論及「國防建設的中心綱領」時（見今日評論卷四期七）嘗說：「國家建設之成功者猶皆及時而成，及身而成；如果標的複雜，時期遙遠，數易其人，必致困難叢生，久而無功。」此是至理明言，應為當今談建設者所長思。

但是與上述建設並重的應是民族主義的教育工作。這個工作有雙層的意義。一方我

我們的任務

八

們應藉教育以增強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不增強，則人民難以認識工作及耐苦的必要，建國工作因亦不易成功。另一方我們應藉教育以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無此理想，則能使建國工作能於短期內有偉大的成就，中華民族也將無以自別於年來的德意志民族：驕傲而不知自尊；有一族而無人類；狃於戰爭的效果，而不知兵凶與戰危；為世界所畏懼，而不為世界所敬服；可以一時侮人，而終且為人所敗。換言之，我們在建國的時期，萬不能絲毫忘了我們民族的使命。忘了以後，不是建國無成，便是躬蹈帝國主義的覆轍。

我們今後數年內的中心工作，簡單言之，是求為一個獨立強盛的國家。在此努力時，一切的制度，政策，甚而主義，凡足以助我成功者，皆是好的；凡是足以妨害成功者，皆是壞的。如果在詳細並虛衷探考之後，我們發現惟有確遵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才可以使建國工作邁步的前途，則亦適見孫先生之特別偉大而已。

(今日評論第四卷第十三期，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政治制度

——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

我們需要何種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是決不能以主觀的態度來作答。你可以用完全主觀的態度來表明你所喜歡的政治制度，但是你不能憑主觀來解決國家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是一種客觀的事實，無所用其主觀。

如果單憑主觀，則你有你的理想制度，他有他的理想制度。如果你是一個所謂「宿儒」也者，你一定感到君主與科舉的混合制度是理想極了。這裏，聖王在上，而野無遺賢，三代之盛與夫唐宋之治俱可指日而幾。如果你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式的政客，則英國式的國會政府制定是你的最高理想。這裏，個人有自由，少數有保障，社會進步而從不須流血，安定而不至於反動。如果你是一個迷信某一種族或某一主義的瘋狂專家